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文明小史

第九回 毀捐局商民罷市 救會黨教士索人

卻說劉伯驥自從改換洋裝，同了洋教士，正擬進城面謁傅知府，搭救幾個同志，不料是日正值本府設局開捐，弄得民不聊生，怨生載道。教士聽了詫異，急急同著劉伯驥奔進城門，意思想見知府問個究竟。豈料走到將近城門的時候，只見從城裡退出來的人越發如潮水一般。他二人立腳不穩只好站在路旁，等候這班人退過，再圖前進。豈料這些人後面，跟了許多穿號褂子的兵勇，一人手裡拿著一根竹板子，一路吆喝，在那裡亂打人。嚇得這些人一個個抱頭鼠竄而逃，還有些婦女夾雜在內。此番進城的這些婦女，也有探望親戚的，也有提著籃兒買菜的，有的因為手中提的禮包分量過重，有的因為籃中所買的菜過多了些，按照釐捐局頒下來的新章，都要捐過，方許過去。這些百姓都是窮人，那裡還禁得起這般剝削？人人不願，不免口出怨言。有幾個膽子大些的，就同捐局裡的人衝突起來。傅知府這日坐了大轎，環游四城，親自督捐。依他的意思，恨不得把抗捐的人，立刻捉拿下來，枷打示眾，做個榜樣。幸虧局裡有個老司事，頗能識竅，力勸不可。所以只吩咐局勇，將不報捐的，一律驅逐出城，不准逗留。在捐局門口，一時人多擁擠，所以這些婦女，都被擠了下來。當時男人猶可，一眾女人，早已披頭散髮，哭哭啼啼，倒的倒，跌的跌，有的跌破了頭顱，有的踏壞了手足，更是血肉淋漓，啊唷皇天的亂叫。教士及劉伯驥見了，好不傷慘。正在觀看的時候，不提防一個兵勇，手裡拿的竹板子，碰在一個人身上，這人不服，上去一把領頭，把兵勇號褂子拉住。兵勇急了手足，就拿竹板子，向這人頭上亂打下來，不覺用力過猛，竟打破了一塊皮，血流滿面。這人狠命的喊了一聲道：「這不反了嗎？」一喊之後，驚動了眾兵勇，一齊上來，幫同毆打。這人雖有力氣，究竟寡不敵眾，當時就被四五個兵勇，把他按倒在地，手足交加，直把這人打得力竭聲嘶，動彈不得。那知這人正在被毆的時候，眾人看了不服，一聲鼓噪，四處攢來，只聽得一齊喊道：「真正是反了！反了！」霎時沸反盈天，喧成一片。兵勇見勢頭不敵，大半逃去，其不及脫身的，俱被眾百姓將他號褂子撕破，人亦打傷，內有兩個受傷重些的，都躺在地下，存亡未卜。當下教士同著劉伯驥，看了這情形，又見城門底下擁擠不開，只好站定了老等。其時百姓為貪官所逼，怨氣冲天，早已大眾齊心，一呼百應。本來是被兵勇們驅逐出城的，此時竟一擁而進，毫無阻攔。

捐局裡的委員司事，同那彈壓的兵丁，一見鬧事，不禁魂膽俱消，都不知逃往何處。此時傅知府坐著轎子，正在別局梭巡，一聽探事人來報，便提著嗓子嚷道：「抽釐助餉，乃是奉旨開辦的事情，他們如此，不都成了反叛了嗎？我不信，我倒要看看這些百姓，是他利害，是我利害！」一頭說，一頭便催著轎夫快走。本府雖然胡塗，手下人是明白的，知道事已動眾，不要說你是個小小知府，就是督撫大人，他亦不得不怕。無奈傅知府不懂這個道理，一定要去，又虧局裡的兩個巡丁，都是本府的老人家，再三勸著，不讓主人前去。一個巡丁又說道：「別處既已鬧事，打了局子，保不定立刻就要鬧到我們局裡來。老爺還是早回衙門，躲避躲避為是。」傅知府做腔作勢說道：「我怕他怎的？他們能夠吃了我嗎？如果是好百姓，就得依我的章程。如其不肯依，就是亂民，我就可以辦他們的！」不料正在說得高興，忽聽一片喧嚷，眾百姓一路毀打捐局，已到了此處了。傅知府一聽聲息不好，也自心慌，連忙脫去衣服，穿了一件家人們的長褂子，一雙雙梁的鞋，不坐轎子，由兩個巡丁，一個引路，一個攙扶，開了後門，急急的逃走了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這邊剛跨出門檻，前門的人已經擠滿了。當下不由分說，見物便毀，逢人便打。其時幸虧人都逃盡，只可憐幾個委員司事，好容易謀著這個機會，頭一天剛到局，簇新的被褥牀帳，撕的撕，裂的裂，俱被搗毀一空，有的並把箱子裡的衣服，什麼紗的、羅的、綾的、綢的，還有大毛、中毛、小毛，一齊扯個粉碎，丟在街上。其餘門、窗、戶、扇，一物無存，總算還好，未曾拆得房子。其時眾百姓雖然毀了對象，究未打著一個人，後見無物可毀，仍復一擁而出，沿路呼喊：「我們今天遇見了賊官，你們眾人，還想做買賣，過太平日子嗎？還不上起排門來？誰家不上排門，便同賊官一氣，咱們就打進去，叫他做不成生意！」此話傳出去，果然滿城鋪戶，處處罷市，家家關門，事情越鬧越大了。眾百姓到了此時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見街面上無可尋覓，又一齊哄到府衙門來。不料本城營官，早經得信，曉得這裡百姓不是好惹的，生恐又鬧出前番的事來，立刻點齊人馬，奔赴府署保護。一面學老師，也得著風聲，同了典史，找到幾個大紳士，托他們出來調停。有幾個紳士說道：「這件事情，本來府大人做的也忒鹵莽些，要捐地方上的錢，也沒有通知我們一聲，自從他老人家到任以來，我們又沒有擾過他一杯酒，我們管他怎的？」幸虧這典史在這裡久了，平日與紳士們還稱接洽，禁不住一再軟商，眾紳士只得答應，跟了典史、學老師到府前安慰百姓，開導他們。其時營裡的人馬也都來了，眾百姓見紳士出來打圓場，果然一齊住手，不過店面還不開門，要等把大局議好，能夠撤去這捐局，方能照常貿易。

眾紳士無奈，也只好答應他們。好容易把些滋事的百姓遣去，方才一齊進府拜見，商議這樁事情。傅知府見了眾人，依舊擺出他的臭架子，說道：「兄弟做了這許多年的官，也署了好幾任，沒有見過像你們永順的百姓習惡！」他這話本是一時氣頭上的話，見了紳士，不知不覺說了出來。其中有個紳士，嘴最尖刻，不肯饒人，一聽本府這話，他便冷笑了兩聲，說道：「我們永順的百姓固然不好，然而這許多年，換了好幾任，本府想辦一樁事，總得同紳士商量好了再做，所以不會鬧事。像大人公祖這樣的卻也沒有。」傅知府聽了不禁臉上一紅，不由惱羞變怒道：「紳士有好有壞，像你這種——！」這個紳士不等他說完，亦挺身而前道：「像我怎樣？」當下別的紳士及典史、老師，見他與本府翻臉，恐怕又鬧出事來，一齊起身相勸。那紳士便憤憤的立起，不別而行。傅知府也不送他，任其揚長而去。於是典史、老師，方才細細稟陳剛才一切情形，又說：「若不是眾位紳士出來，恐怕鬧的比上次柳大人手裡還凶。」傅知府至此，無法可施，只得敷衍了眾人幾句。眾人說：「捐局不撤，百姓不肯開市，現在之事，總求大公祖作主，撤去捐局方好。」傅知府道：「這個兄弟卻做不得主。捐局是奉旨設立的，他們不開市倒有限，他們不起捐，就是違背朝廷的旨意，這個兄弟可是耽不起。」當下眾紳士見本府如此執拗，就想置之不理，聽其自然。還虧典史明白，恐怕一朝決裂，以後更難轉圜。於是又將一切情形，反覆開導，足足同本府辯了兩點鐘的時候，方才讓明捐局暫緩設，俟將情形稟明上憲再作道理。

一面由紳士勸導百姓，叫他們開門，照常貿易。傅知府又趁勢向紳士賣情說道：「今日之事，若不是看眾位的面子，兄弟一定不答應，定要辦人，辦他們違旨抗捐，看他們擔得起、擔不起？」眾紳士知道這是他自己光臉的話，也不同他計較，隨即辭了出來，各去辦事。果然眾百姓聽了紳士的話，一齊開門，照常貿易。不在話下。

單說傅知府一見百姓照常交易，沒有了事，便又膽壯起來。

次日一早，傳見典史、老師，提起昨日之事，便說：「為政之道，須在寬猛相濟。這裡百姓的脾氣，生生的被前任慣壞了。你們不懂得做官的道理，只曉得一味隨和，由著百姓們抗官違旨，自己得好名聲，弄得如今連本府都不放在眼裡。所以兄弟昨天不睡覺，尋思了一夜，越想越氣。現在捐局暫時擱起，總算趁了他們的心願。我們做官人的面子，卻是一點兒都沒了。所以兄弟今天仍舊同你二位商量，昨天打局子鬧事的人，也要叫他們紳士交還我兩個，等我辦兩個，好出出這口氣，替我們做官的光光臉。此時就請二位前去要人，兄弟吃過早飯就要坐堂的。」說罷端茶送客。典史、老師只好退了下來，心上曉得本府胡塗，昨日的事，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好容易調停下來，他非但不見情，而且還出這個難題目叫我們去做，真正懊惱。兩人在官廳上商議了半天，想出一條主意，一同到得縣裡，同首縣商量一條計策，再定行止。按下不表。

且說教士同了劉伯驥，見百姓毀局罷市，細細訪出根由，不勝憤懣。曉得今天本府有事，斷無暇理會到前頭那件事情，便同劉伯驥找到一斗客棧，先行住下。劉伯驥因為自己改了洋裝，恐怕眾人見了疑訝，所以不敢歸家。當下洋教士又出去打聽消息，曉得前頭捉去的一幫秀才，傅知府因為辦捐，一直沒有工夫審問，至今尚寄在監裡。教士聽了，心上歡喜。到得傍晚，又見各鋪戶一律開門，又打聽得是眾紳士出來調停的緣故。是夜教士回棧，同劉伯驥說知一切，預備明日向本府要人。

商議停當，一同安睡。次日，兩人一早起來，劉伯驥恨不得馬上就去，教士道：「你們中國官的脾氣，不睡到上午，是不會睡

醒的，這時候還早著哩。」劉伯驥道：「昨天鬧了捐，罷了市，今天有事情，大約總得起得早些。」教士道：「昨天的事，昨天已經鬧過了，今天是沒有事的了。而且昨天辛苦了一天，今天樂得多睡些。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，得開心處且開心，你們中國人的脾氣，還要來瞞我嗎？」劉伯驥聽他講得有理，只好隨他。一等等到敲過十點鐘，兩個人方才一同起身，出棧奔向府前而來。誰知一到衙前，人頭擠擠，本府正在坐堂。底下的衙役，卻在那裡掀倒一個人，橫在地下，一五一十的在那裡打屁股哩。劉伯驥說：「可惜我們來晚了，他已經坐了堂了。」

教士也覺得奇怪，怎麼中國官會起得這般早？這會已經出來坐堂。心上如此想，口裡便對劉伯驥道：「要他坐在堂上更好，你跟我去問他要人！」說罷，便拉了劉伯驥的袖子，一路飛奔，直至本府案桌跟前。眾人不提防，一見來了兩個外國人，一個雖然改了華裝，也還辨認得出，不覺嚇了一跳。雖是滿堂的人，卻沒有一個敢上來攔阻他二人的，還有人疑心是來告狀的。傅知府正在打人，一見也自心驚，卻把兩隻眼睛，直瞪瞪的望著他。只聽得教士首先發言，對本府說道：「你可是這裡的知府？」

傅知府也不知回答他什麼話好，只答應得一聲「是。」教士道：「好，好，好！我如今問你要幾個人？你可給我？」傅知府摸不著頭腦，不敢答應。教士道：「我們傳教的人，於你們地方上的公事本無干涉，但是這幾個人都是我們教會裡的朋友，同我們很有些交涉事情沒有清爽，倘或在你這裡，被他逃走，將來叫我們問誰要人？所以我今天特地來找你知府大人，立時立刻就要把這幾個人交我帶去。」傅知府愣了半天，依然摸不著頭腦，不知道他要的是誰。幸虧一個值堂的二爺明白，便問你這兩位洋先生，到底是要的那一個，說明白了，我們大人才好交給你帶去。教士聞言，也自好笑，說了半天，還沒有說出名姓，叫他拿誰給我們呢？馬上就向劉伯驥身邊取了一張單子出來，由教士交給傅知府道：「所有人的名字都在這單子上。」傅知府接了過來一看，才知所要的，就是上回捉拿的那班會黨。這事已經稟過上憲，上頭也有公事下來，叫我嚴辦，但恨我一心只忙辦捐，就把這事擱在腦後。」如今我這裡尚未問有確實口供，倘若被他帶了去不來還我，將來上頭問我要人，叫我如何回覆。想了一回，便對教士道：「洋先生！你須怪我不得，別人猶可，但是這十幾個人，是上頭指名拿的會黨，上頭是要重辦的。現在還沒有審明口供，倘若交代與你，上頭要起人來，叫我拿什麼交代上頭呢？你有什麼事情，我來替你問他們就是了。」教士道：「這幾個人，同我們很有交涉，你問不了，須得交代於我，上頭問你要人，你來問我就是了。好在我住家總在你們永順府裡頭，不會逃走到別處去的。」傅知府道：「不是這樣說。我不奉頭上的公事是不放人的。」教士道：「這幾個人替我們經手的事情很不少，放在這裡，我不放心，倘有不測，如何是好？所以我要帶去。」傅知府道：「人都好好的在我這裡，一點沒有難為他，你不放心，我把他們提出來給你看看，你有什麼話不妨當面問他。」教士道：「好，好，好。你就去提來給我看。」傅知府立刻吩咐二爺，帶領衙役，到監裡，把一班秀才，一齊鐵索琅璫提了上來，當堂跪下。教士看了一眼，遂指著一個瘦子說道：「不對！不對！這位先生，從前是個大胖子，到了你們這裡，兩個月頭，發也長了，臉也黑了，身上的肉也沒有了，再過兩天，只怕性命也難保了。在這裡我不放心，須得交我帶去。」傅知府不答應。教士便發話道：「這些人是同我們會裡有交涉的，你不給我，也由你便，將來有你們總理衙門壓住你，叫你交給我們就是了。」說罷便拉了劉伯驥要走。傅知府道：「慢著！我們總得從長計議。」

教士道：「交我帶去，不交我帶去，只有兩句話，並沒有第三句可以說得。」傅知府道：「人是交你帶去，想你們教士也是與人為善，斷不肯叫我為難的。將來上頭要起人來，你須得交回來。」教士道：「上頭要人，你來問我要就是了。」說罷，立逼著傅知府將眾人刑具一齊鬆去，說了聲驚動，率領眾人，揚長而去。傅知府坐在堂上，氣的開口不得。堂底下雖有一百多人，都亦奈何他不得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